

「长篇小说」



领导班马^{II}

缪传真 ●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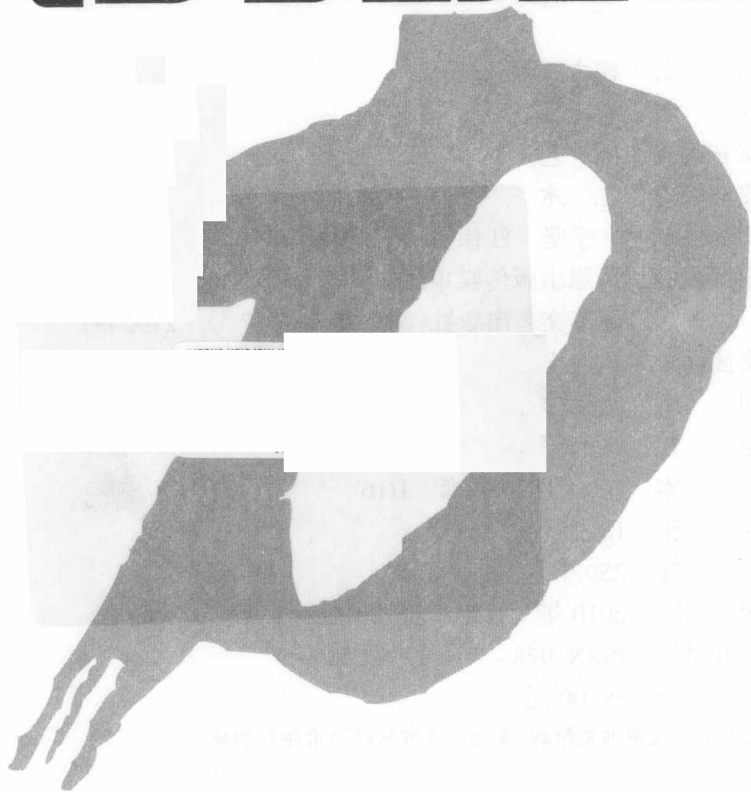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WENYI CHUBANSHE
JIANHUAI CHUBANSHIYUAN

「长篇小说」



领导班子 II

缪传真 ●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领导班子 2 / 缪传真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 12
(权力)

ISBN 978-7-5399-3511-9

I. 领… II. 缪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0148 号

书 名 权力:领导班子 2
作 者 缪传真
责任编辑 闻 艺
责任校对 二 木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1020 毫米 1/16
印 张 18.25
字 数 250 千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511-9
定 价 2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 <<<<

权力 领导班子二

第一章 还政 1 <<

楚州电视台头条新闻播出李博如市长出席市农技工作会议,李博如穿着圆领老头衫,显得有些沧桑。他通过电视,在第一时间告诉干部们:“我李博如又回来了”。

第二章 权术 20 <<

你是市委副书记,身在核心,却不面对风浪;拥有权力,却又进退自如;为人处世,坚持“不争论”原则。《老子》说,不争,故莫能与之争。

第三章 官宴 34 <<

古今中外,政治生活常常与筵席有关,许多重大历史事件,都是在吃饭过程中解决的。而无鱼不成席,因此,政治与鱼就有着天然的关系。

第四章 站队 44 <<

刘春是市委书记陈强的秘书,王文是市长李博如的秘书。两个人,一样

目 录

CONTENTS <<<<

的起点,不一样的际遇。人家都这样说,李博如为了自己所谓的廉洁和政治的清白,对身边的人一点不关心。

第五章 分赃 57 <<

博如已经十分清楚,五十万元的群众挑土方款子,被人贪污了!那是沿江农民,在风雨之中挣来的血汗钱。离那五十万元工程款最近的人,就是谢运保,但谢运保不是孤立的。

第六章 秘书 71 <<

聪明伶俐的拎包秘书,是很知道规矩的,他们行于当行,止于当止的,言于当言,缄于当缄。但是“跟官三年我怕官,再过三年官怕我”,让领导怕你,这个分寸可要把握好。

第七章 跑官 81 <<

在陈强看来,值得担心的事,不是沿江群众集体到省政府上访。他担心的是李博如调查那五十万元民工工资的去向。他知道,博如是个孝子。在这个世界上,唯一值得他违背良心办事的人,就是他的父亲。

第八章 办事处主任 95 <<

办事处主任是个非常有弹性的职位,什么都可以介入。进,可以把所在地的关系网建立起来。退,可以把派出地的头头脑脑侍候好。

第九章 妥协 108 <<

陈强这一招,更阴狠的用意是:给李博如的背上扣上了黑锅。因为他是市长,管钱的。陈强毕竟是市委书记,管人的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,动用财政资金给自己的秘书扬名。

第十章 示威 126 <<

这一封举报信的字体与格式,与“两办”统一要求的文件格式完全一样。这封信直接举报谢运保,说他贪污了五十万元民工工资,然后分别送给了杨怀仁、陈强和杨怀义等。

第十一章 救命 142 <<

轿车刚出政府大院,突然有一个女的跨过人行道冲过来,手中举着一

目 录

CONTENTS <<<<

张纸,高喊:“李市长,救命呀!李市长,冤枉呀!”博如叫快停车,小玉刹车。那女的双膝跪到博如的车前。

第十二章 艳照 160 <<

有一张照片,一开始没有在意,看到第二遍的时候,他吃了一惊。

这张照片,是他和郭绮在南京路的商店购物时的情景。他想,这张照片说明,他在上海的全过程都被人跟踪了。

第十三章 情人 173 <<

男人需要两类女人,一种是恪守妇道的,一种是善于调情做戏的,而这两种品行常常不能集于一身。他想,情人总会营造一个温馨安全的环境,让他自信、自强。

第十四章 封官 188 <<

在楚州这个地盘上,陈强是老大。他坐着头把交椅的这段时间,最大的政绩就是玩弄干部。

第十五章 心腹 202 <<

仕途的规则,对秘书的出路作出了安排,那是他本人就要升迁的征兆。如果把秘书挪出办公室系统,那就说明,他要异地做官了。

第十六章 文人 215 <<

对付文人的傲慢与偏见,最简单的办法,就是糊涂、大度与尊重。实在被逼到墙根,没有退路,就真诚地承认自己错了,千万不要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。

第十七章 政敌 231 <<

王文是李博如的贴身秘书,是他的亲信,是他的第二形象,是他的利益攸关者。他们一损俱损,一荣俱荣。

第十八章 驻京办 245 <<

一个地方党委政府的驻外办事处,就是这个地方的“驻外大使馆”,是他们权力范围之内的一块飞地,地方领导一路风尘仆仆,到了驻外办,就像到家一样。

目 录

CONTENTS <<<<

第十九章 人命 260 <<

旗杆子虽然是抗洪英雄,但他不是死在抢险过程,也不是因为抢险负伤。他的重伤,是人打的。打他的,是刑警队。

第一章

还政<<<

楚州电视台头条新闻播出李博如市长出席市农技工作会议，李博如穿着圆领老头衫，显得有些沧桑。他通过电视，在第一时间告诉干部们：“我李博如又回来了”。■

水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又向四面八方奔去。

一声凄厉的呐喊，划破了晴朗的天空：“破圩了！”

那是端午节的正午，一年之中，毒月毒日毒时。外河的水，悄然咬破长堤，一股脑地倒灌到大圩内。

洪水，如野马奔腾，顷刻间吞没了整个广济圩。

三十万亩大圩，被洪魔一口吞噬！

二十多万百姓，在汹涌的波涛中哀鸣！

消息传来，传到烟霞山庄，传到山庄那精雅爽润的小餐厅，楚州市委书记陈强，霍地站起来，斟满雄黄酒的酒杯，“啪”地跌落到地上。坐镇楚州，督导前线防汛的滨湖地委副书记杨怀仁，颓然倾倚，神色大变。现场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！

什么叫灭顶之灾，什么叫惨绝人寰？年近六旬的杨书记，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杨书记，今天见识了。

本来万里无云的天空，骤然之间愁云堆积，萧萧飘起细雨。四散逃窜的灾民们，一串串地跌跤了。后面的人，跨过去；地上的人，撕心裂肺地叫喊；爬起来的人，成了泥人。他们相互搀扶着，凄凄然，惶惶然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只有顺着人流的潮水，向前涌去。

家园，粮田、房屋、树木、牲口，在肆虐的洪水中挣扎。

“你们有罪！”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经过陈强身边，厉声质问，“八三年，那么大的水，我们都抗过去了。你们谁在指挥，他是干什么的，他在哪里？”

陈强应该负总责的，他是全市防汛总指挥长。

陈强没有理会老人，在赶赴现场的途中，他就已经通过防汛指挥部和市委办公室两个系统，向全市发出命令，全力救援广济圩。

他知道，当前，第一要务是救人。他以最快的速度，将广济圩三个乡的党政一把手召到身边，果断地命令他们：乡自为战，村自为战，人自为战。所有吃皇粮的干部，所有的共产党员，所有的村干部，必须在群众之后撤离圩区。临阵逃脱者，严惩不贷。

周边增援而来的人，专门负责将逃出来的群众，引导到长江大堤上，尽快地疏散开来。疏散了群众，也就疏散了怨气，消解了火药桶。

大圩边缘，建在高地上的一所中学，两所小学和三个乡政府的房子，全部腾出，安置灾民。

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！万众一心，迎战洪魔！”陈强面对电视台的话筒，斩钉截铁地说，“所有市直单位，立即行动，全力以赴，奔赴灾区，支援一线。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，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。我们要确保无一人走失，无一人断炊，无一人露宿。”

局面很快被控制了。洪水安澜，人声平息，天空放晴！在一抹如血的残阳里，洪魔收敛了狰狞的面孔。大地，一片汪洋，也只剩下一片汪洋。

杨书记久久伫立，呆呆地发愣。无情的洪水，冲垮了、荡涤了他的情感屏障，让他认识了许多人，明白了许多事。他不禁黯自伤神，潸然泪下。

国难思良将！他再一次强烈地想念一个人——李博如。

全市第一大圩口是临河圩，六十万亩，在市长李博如的镇守下固若金汤。而这个三十万亩的广济圩，却在市委书记陈强手里沦陷了。

广济圩，楚州东部粮仓，一方经济的后院，曾经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！

蜿蜒曲折的圩堤，围成一口大圩。圩堤之外，是一条宽阔的大河，河水悠悠东去，长年不息。平静的河面上，大大小小的机船和帆船，争

流竞渡，穿梭而过。

柔柔的河水，衬托了大圩的勃勃生机。

大圩是个聚宝盆，天上落的雨，牲畜撒的粪，都被冲刷到圩里，在土中沤熟了，滋养着庄稼。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庄稼的秸秆，秋天的落叶，所有的腐质植，都裹在圩里，土地肥沃得像烂熟的糖稀。捧在手里，拿猪油来，我也不换。

土地是最讲情义的，你与它相伴，它就与你相亲。你给它一份汗水，它就给你一份香甜。土地也是有生命的，一望无际的农田，四季变换着色彩，变幻着情绪，变化着知性。金色的秋天，似乎给人们的梦境都镶了金边。哪怕生活在老圩心里的人，都不愿离开故土。

如今，这里水深浪阔，一片泽国。水下，无数的生灵地呻吟。

广济圩溃破的第二天傍晚，陈强独自悄悄地来到这里，是凭吊现场，也是思考退路。哗啦啦的水声，牵动着他的心潮，拍击着他的思绪，啮噬着他的良知。他的心中隐隐作痛。

广济圩，是他担任指挥长后，溃破的最大圩口。他本以为，几次洪峰过后，今年不会再有太大的洪涝灾害，就从市长李博如手里夺过指挥权，重新组织了自己的铁杆班子，准备虚张声势，渲染一把，捞一笔政绩，为升迁造一点舆论。

他本以为，张天丰副省长主动破例，让楚州市酌情恢复对长江排涝，内圩压力明显减轻，防汛战役，正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，他可以松一口气，陪地委领导过一个欢乐的传统佳节。

可惜，他误判了形势。他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：长久的紧张，人心已经麻痹，已经松懈。长久的浸泡，所有的堤埂内骨，都已经软化，已经疲劳。冲决它，只需要最后一朵浪花！

广济圩位于楚州东乡。圩口东西走向，从西到东，分别由广圩乡、济圩乡、宁圩乡，这三个乡共同管辖。

坐到全市防汛总指挥长的位置上，陈强第一个巡视的圩口，就是广济圩。他说：“你们三个乡，是一个连体儿，需要同舟共济。在一个利益

共同体下，你们应该，而且必须精诚团结，合力抗洪。我相信，凭借你们的党性、责任和利益关系，你们一定会主动配合，主动协调的。”

陈强的指示，过于宏观，过于口号，过于概念化了。没有具体的措施，没有指导性意见。陈强毕竟是从平江县交流过来的干部。他不知道，广济圩内乡与乡之间老百姓的矛盾，源远流长，根深蒂固，错综复杂。

大体上，这里居住着刘、吴、李三大家族。当地有句口头禅：“刘吴李，三大姓，打死人，不偿命。”同在一个圩口里，历史上因为道路、水路、风水、人气、集市、婚嫁等等，积怨太多太深。历任基层干部，都没有办法解决。

这个情况，李博如是知道的，他亲手处理过这里的群体械斗，当时真的死了人。

现在，面对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，面对九次洪峰，在陈强蜻蜓点水般的巡查下，这么一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大圩，它的指挥系统，一直处于分割状态。没有统一组织、统一号令、统一资源、统一行动。信息不能共享，人力不能机动，物资不能统筹使用。三个乡之间，以邻为壑，各自为战。相互推诿扯皮，都管都不管，最终酿成了空前惨烈的灾难！

夏粮全部绝收，倒塌房屋五万多间，淹死大牲畜一百多头，转移中有两个老人死亡。经济损失无法估算。

这次破圩，破在晴朗的天空下，破在节日喜庆里，破在毫无防备的时候。它的损失，比五四年破圩损失大，甚至比民国二十年破圩，损失也要大，只不过死人少一点而已，经济损失是那时的数倍。

与广济圩一河之隔的是邻县的宇山圩，也有几十万亩。

就在广济圩溃破的那一刻，他们的险情解除了。他们的人，先是隔岸观火，站在圩堤上眺望。等到湍急的水流平缓下来，他们划船过来援助，大批的青壮年投入救援队伍。显然，他们的人力和物资准备比这边要充足，指挥也更加果断有力。他们的人一边来施救，一边打探这边的

蓄水量。

当圩堤溃破的豁口被堵住以后，广济圩普遍水深达到两米。成了一座大水库，成了泄洪区，完全化解了宇山圩的压力。宇山圩的人们暗自庆幸，他们这样议论，如果楚州市仍然是李博如担任防汛总指挥长，他一定会组建一个广济圩指挥部，在这里重兵把守，强基固本。那么弄不好，首先溃破的，就是他们宇山圩。

在陈强黯然离开广济圩后，从西边驶来一部吉普车，车上坐着李博如、汤伟和高翠兰。

在广济圩发出呼救的第一时间，李博如就要求汤伟组织抢险队、救人队、搭棚队，赶赴灾区。那时，从电视报道上，从防汛指挥部的简报中，李博如得到的信息是，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市防汛指挥部的科学指导下，溃口已经堵实，灾情已经控制，群众已经安置。

当天下午，他就坐不住了：“别说了，我马上去现场。”

广济圩现场，汤伟和翠兰惊得目瞪口呆。李博如临风站立，眺望远方，很久很久！口里喃喃地说：“圩里都是鱼鳖，我们的百姓在哪里?!”

翠兰说：“市长，我很怕！赶快回去吧，我们的任务是临河圩。”

博如转身上车之际，愤愤地说了四个字：“千古罪人！”

上车后，他用车载电话挂通了副市长周一民的电话。一民说：“大市长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我在广济圩。”博如说，“你是分管水利的副市长，你对广济圩下一步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嘿嘿，我和你一样，是一个局部防区的负责人。你管六十万亩，我管十五万亩。昨天，我带了一支抢险队去广济圩支援，已经无力回天了。我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，到现在还心惊胆战。你说的问题，我根本就没考虑。我现在，带着我的干部群众，日夜在堤埂上巡查。我必须忠于职守。”

博如叹息一声，无力地说：“好，别出事！”

他想了想，又把电话打给陈文树。文树给杨书记叫去了。杨书记让他分析广济圩失守的原因。

回到临河圩，汤伟和翠兰跳下车就各奔东西，连夜巡查去了。

博如忧心如焚。他和每天一样，在临河圩的河堤上行走。偶尔停下来，对着河水发呆。他明白自己已经被排斥在圈子之外，成为了一个旁观者，一个局外人。

凭他的政治直觉，他知道，他很快就会回去。

一个多月后，广济圩溃破引起的风波，渐渐平息了，杨书记终于决定把博如市长接回来。

这个想法，杨书记早在广济圩溃破之时就有了。但那时他必须咬紧牙关挺住。那个时候，把博如请回来，伤了陈强的心，也伤了自己的面子。领导都是这样，凡是作出的决定，即使错了，也要坚持到底。

进入临河圩地界，远远地，杨书记就让车停下，他顺着一道河埂走在圩心，地面散发着青草和泥土的芬芳，空气中混合着半生半熟的谷香。极目四望，到处郁郁葱葱，绿意盎然。碧波之中，翻滚起一层层黄橙橙的浪花，那是早熟的稻子，沉甸甸地。整个临河圩，就是一首田园诗，一幅风景画。

晌午时分，杨书记到达排灌站。博如从房子里迎出来，手里摇着蒲葵扇，上身穿着圆领汗衫，下面穿着大裤衩，活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

博如远远地就喊：“杨书记、陈书记，你们好，谢谢领导关心啊！”

排灌站门前，有一棵高大的椿树，地上盘根错节，树冠茂密如盖。晨昏之际，博如常常坐在树下纳凉看报，和村民聊天。此时，炽烈的太阳透过浓密的树叶，筛下斑驳的阴影，知了在树上欢快地鸣叫，旁边的水沟边，传来一声声清越的捶衣声。

杨书记握着博如的手，把他上下端详一遍。进屋之后，他又仔细打量博如的生活环境。一张普通的架子床，床上一张暗黑色的老凉簟，枕边放着一本翻旧了的书，床顶张着蚊帐。杨书记用手摸了摸毛巾被，感觉有些潮湿。床头放着一台电风扇。

杨书记慈祥地说：“博如，这段时间，你辛苦了！你坐镇楚州西南，保住了半壁河山。全市防汛抗洪，就你这里完好无损。你虽然抓的是局部，但是你们创造的经验，影响了全局，成为因地治水的典范。”

陈强说：“临河圩防汛的经验，市委办公室专门编发了一期简报。怎么说的来着？”

陈强看着汤伟，汤伟张了张口，没有说出来。

翠兰接茬道：“我们的经验是三句话：第一，山圩合作，以优化人力配置；第二，激流破解，以减弱水势；第三，抛石固基，以支撑圩堤。”

刘春和王文在做记录，两个人对望了一眼。

杨书记说：“我今天看了抗洪一线，心里很踏实，把它交给汤伟和翠兰同志完全放心了。博如，你今天就和我们一道回去。你不光管一个临河圩，你是楚州市的市长，是楚州一百四十万人的市长，你还得领导全市的抗灾救灾和经济发展。”

博如被感动了，心中所有的委屈，顷刻之间烟消云散。

说完这些，杨书记看看陈强。

陈强急忙说：“博如市长本来就是全市的防汛救灾总指挥长。前一段时间，只是临时重点加强对局部战区的领导。现在回到总指挥长的位置上。”

在博如看来，陈强的话，像一杯兑了水的酒，端起来像那么回事，入口就不是个味道。

王文抓紧清理了市长的生活用品，放到了车上。

汤伟和翠兰站在杨书记和陈强身边，但眼光始终落在博如身上，依依惜别。翠兰那不争气的眼圈，又红了。小丽悄悄地将一个瓶子塞给王文说：“这是市长最喜欢吃的酱生姜。”

午后，赤日炎炎，一行三辆轿车往回赶。博如心理上回归了市长的本位，他觉得郁结的五脏六腑又舒展开来。

他们一行把杨书记送回烟霞山庄。杨书记说：“我有点累了，想休